

多語文圖書處理办法的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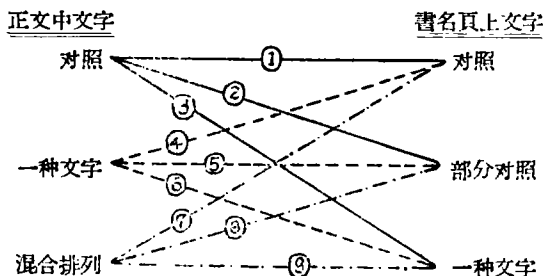
汪家熔

刘國鈞教授的“關於处理多語文圖書的意見”一文(載“圖書館學通訊”1957年第三期),對我們处理日益增多的多語文圖書是有現實意義的。刘先生的文章可以解决一些問題,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現提出我的不成熟意見,希望同志們指正。

在談处理办法以前,有几个問題是必需先談的:

1. 多語文圖書的分类

對多語文圖書正确地分类,將有助於我們正确規定处理办法。刘先生提的分类,我認為是並不妥當。他採用了正文和書名頁的文字形式作为分类标准,然后用数学上的“排列”方法排列成为九种情况(即九类)。用排列的方法还原即成下面这个表:



①、②、…指刘先生一文中的“情况”——分类 [表1]

这个分类方法是有缺点的,首先是不能抓住多語文圖書的特点,因而無法指導划分書藏。而划分書藏是多語文圖書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2,3,5,6,8,9,几种情况时只能根据書名頁划分書藏。其次是將情况复杂化了,同性質的書都有三种处理方法。再次

是这个分类不能包括所有多語文圖書。例如,多語文圖書中有两种文字混合拼成的書名頁,即某几个款目用这种文字,另几个款目用另一种文字。像随学煥編“标准初級英漢字典”,周由璽編“英語語音学綱要”。也有三种文字混合拼成的書名頁,而書中正文只有二种文字,像井上翠編“日華辞典”,三省堂編“三省堂簡明辞典叢書”。

多語文各書如果根据其本身具有的出版目的來分,大致可分为三大类。①語言學習目的。如學習外族語用的文法、讀本、会話、对照讀物等等。(不再举例)。这一类内还应包括以改革文字为目的的某些具有两种文字形式,但同屬於一种語言的讀物。例如(清)王照著“官話合声字母”,(清)沈韶和著“新編簡字特別課本”,倪海曙譯編的言、文、拼音三照的“長安集”、“樓台会”等,孟吉尔嘎拉等編的“新蒙文讀本”等等。②工具目的。如复語字典、辞典、書目索引等。复語字典、辞典系指一本或一部辞典中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語言(或文字形式,下同,不再註)的字典、辞典、名詞、術語等。如“華俄辞典”、“俄華辞典”、“英俄辞典”、“俄英中医学辞典”、“圖書館學九國名詞对照表”等等。这些圖書可以和書目索引成为一个类,也可併入語言學習目的的一类,甚至也可以归入“共同讀者目的”一类。为了处理上的方便,可列入第二类。③共同讀者目的。即一本書中有几种文字,各种文字所講述的内容完全相同,可供几种不同民族的人閱讀。这种書和“語言學習目的”中的对照讀物是有所区别的:对照讀物一般是正文的單頁碼上是一种文字,双頁碼上又是一种文字,或者左欄一种文字,右欄

- 2、凱德洛夫:“論科学的分类”,學習譯叢,1955年10期。
- 3、傑斯林科:“論苏联圖書分类法‘政治’大类”,苏联目錄学,45分冊。
- 4、卡麥涅茨卡婭:“圖書分类法值得爭論的問題”,

苏联目錄学,45分冊,1957。

- 5、伏尔科夫:“在專業圖書館中应用統一圖書分类法草案的經驗”,苏联目錄学,46分冊,1957。
- 6、“關於圖書分类法爭論的問題”,苏联目錄学,48分冊,1957。

又一种文字；“共同讀者目的”一般講是前一部份一种文字，后一部分是另一种文字。但也有例外，如刘澤榮編“俄文文法”，阿歷克山柯編“俄語語法史”等，形式上虽然是对照（即單双頁碼排二种文字），但实际是一种可以成为对照讀物的共同讀者書籍。如1932年刊印的十种語言本的“总理遺囑”，1945年刊印的俄華合刊本“中苏友好同盟条約”、“中俄英合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稅則”，商务版具有五种文字的“宋人画冊”，早兩年的“中國工人画刊”等都屬於“共同讀者目的”的圖書。

顯見我提的分类法是依据圖書本身的正文來分析的，因而就將某些實質上不屬於多語文圖書的書籍剔出了这个範圍。例如中文本“斯大林全集”、“政治經濟学教科書”等具有原文版权頁作用的裝飾性內封的圖書；帶有第二种文字參考書目的圖書；帶有第二种文字圖例的圖書；外文夾註等書都不再算是多語文圖書了。

判断某种报刊是否是多語文报刊，应視这一报刊的正文是否一貫用多語文刊印來決定。如維漢文“新疆画報”、“蒙古語文”、“文字改革”（原“拼音”）等都应看作是多語文报刊。早二年的中文版“中國鐵路工人画刊”，封面上都是几种文字的刊名、出版者，但正文只有一种漢文，不应看作多語文报刊；苏联“消息報”，虽在最高苏維埃开会期間有一部分正文是用十六种語言刊印，但因其更多的時間是只用俄文刊印，只能算是一种俄文报刊。

对附有摘要譯文的报刊，如科学出版社的各种学报，均应視作多語文圖書。

这一分类方法和刘先生的分类方法有所不同。刘先生是根据書名頁与正文的異同，把它們分成九类；我則根据正文与讀者的关系分成三大类。我之沒有根据書名頁來分析多語文圖書，是由於多語文圖書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所引起的。其实，整篇文章也都是这一点引起的。

2. 多語文圖書書名頁的特殊性

圖書館，尤其是大型圖書館所接觸的多語文圖書是極為廣泛的，所謂“古今中外無所不包”。有新出版的，有百多年前出版的；有本地出版的，也有外地、外國出版的。各个國家在各个特定歷史時期的書籍制度均不相同，因而各个时期各个國家、地方的圖書裝幀設計風格也有所不同。作为裝幀設計

主要對象的封面和書名頁也就非常複雜。这一点在多語文圖書上尤為特出。例如在清末民初，我國一般中外語辭典的書名是有“大中華”質性的，例如不論是“華英辭典”或“英華辭典”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辭典，除了教會所刊印的外，書名都題“華×辭典”，而不論其是“×一華”或“華一×”。這時期的多語文圖書書名頁和封面上都排斥外文。而稍后一个时期，則封面和書名頁上都有排斥漢文的傾向，甚至在專供小学生用的練習本上也都中英文並用，或只用英文。这种“風格”在剛解放不久也還有痕跡。例如郭景天編“俄華辭典”，前曾在旅大中苏友協出版，后又一字未改地在三聯和中華出過兩版，而前后在書名頁上的中俄文書名的位置是不相同的。

多語文圖書就其本身和讀者的語言能力來講，其关系是比單一語文圖書復什。有的書是供給很多不同語言能力的人用的，如共同讀者目的；有的是供給兩羣均掌握同樣兩種語言的讀者用的，如字典、辭典；有的是供給掌握一種語言但初步懂了另一種語言的人用的，例如語言學習目的。因而封面和書名頁的裝幀設計者有可能在封面和書名頁上將文字變成一種裝飾性的，既能吸引一部份人，又能排斥一部份人的特殊手段。承認多語文圖書書名頁上的文字使用情況有其特殊性的說法，才能解釋刘先生文章中所提东北人大“俄語教科書”為什麼用俄文書名頁的問題。

而多語文圖書書名頁的特殊性这一点刘先生却没有指出。

分析和認識清多語文圖書書名頁的特殊性，才能不被書名頁所俘虜。刘先生的3,6,9,三種情況，甚至2,5,8三種情況都有被俘虜的現象。魯文同志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通訊”總第十四期上一文第(三)條也有這種情況。

3. 應該根據正文

由於多語文圖書書名頁的特殊性，所以在劃分書藏，以及著錄時，“書名頁的文字同正文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情況下”，（引刘先生文，以下凡引自該文的均不再注明出處。）我們必需根據正文進行劃藏、著錄等工作（其實任何情況下都應是根據正文的）。刘先生在處理第3,6,9三種情況時是根據書名頁的，應該說這是不恰當的，其所以不恰當，在於刘先生對某些原則理解得過於機械。

就著錄來說：

因為“著錄須根據書名頁而同時又要使用與書中正文相同的文字”這一通例的“根據書名頁”，我認為主要是指著錄內容而不能看作專指文字形式。同時這一通例是一般通例而非絕對通例，因而是允許有附加通例的。現在也有附加通例，如書名頁材料不足或可疑時，可在別處採錄的附加通例。這通例的“使用與正文相同的文字”，我認為是根據讀者尋求圖書的直接目的是正文，讀者的語言能力必須和正文相適應這一規律制訂的，因而必須根據正文文字著錄、編組目錄。劉先生使第3,6,9三種圖書的著錄等等單純根據書名頁，使工作簡單化了，結果就違背了這一規律。

劉先生還為“簡單化”找了個“根據”，說：“就其中所用文字來說都是混合的，無從分別它們是什麼文字，所以只有根據書名頁來判斷”。實際，任何多語文圖書都能從其本身與讀者的關係，或從讀者成份中判斷其語文種類。只有判斷出其語文種類，才能正確地判斷其應屬書藏，正確地著錄和組織目錄；讀者才能用最簡單的方法和最短的時間取得圖書；圖書才能最大限度地被利用。

劉先生認為多語文圖書是無法分辨其語文種類的，因而很多地方仰仗於書名頁。我的看法正相反，認為任何多語文圖書都能根據其本身分析出其應屬語文種類，或者依據讀者成分確定其應該列入書藏的語文；不能過多地“仰仗”書名頁。

所有的語文學習目的的多語文圖書，即劉先生歸為7,8,9三種情況中的（甲）（乙）類書，的確“書中兩種文字都是構成這書的主要成分，讀者不能只閱讀其中的一種文字而獲得對全書的認識”，但決不能因此而說“無從分別它們是什麼文字的”。這種書的兩種文字雖然都是“主要成份”，但所担负的具體任務是絕不相同的。一種是担负工具任務的語文，而另一種是學習目的。例如波布科娃“俄語教科書”第一課中第一句混合文字的語句是：“a 音和漢語‘阿’字的‘Y’音很相近”。這兒漢語“音和漢語‘阿’字里的‘Y’音很相近”這一不完全的句是作為一種工具出現的，對懂得漢語的讀者講，他能使用這一工具來達到認識和掌握俄語字母“a”的學習目的。再以Х.Ганивет編的“Leo en español”一書為例，“正文基本上是一種文字”（西班牙語），“但附有另一種文字的翻譯、解釋、註解”（用俄文註

解）。這書的第一個註解及其被註解文字是這樣的：En el mundo no hay otra tierra donde el hombre viva (где человек жил бы) mas feliz. 這一句中的viva和dondo el hombre連用，產生了一種特殊意義，因而用俄文где человек жил бы作註解。對已懂俄文的讀者講，他可以用這一俄文詞組作為工具來進一步掌握西班牙文viva的特殊意義，從而把全句的概念“人類可以這樣幸福的生活，世界上還沒有過別的國家”了解清楚。從這兩個例子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兩種文字混合排列的多語文圖書，也可以分辨出其不同性質，從而劃歸其正確的書藏。

其他多語文圖書如何分辨其語文種屬，將在處理辦法中分別談到。

4. 應否翻譯和能否翻譯

前面的三點已經可以看出我和劉先生的不同點：劉先生或多或少地認為多語文圖書是“無從分別它們是什麼文字的”，認為“書名頁所用文字就是著者心目中讀者所用的文字”，和普通書沒有什麼兩樣；而我的看法正相反，認為任何多語文圖書都能分辨其語文種屬，而書名頁則有著特殊性。從兩個不同的觀點出發：就必然有兩種不同的處理方法，劉先生認為書名頁幾乎可以決定一切，因而很多時候要根據書名頁；我則認為最本質的是正文，因而劃分書藏也好、著錄也好，都得根據正文，書名頁是一種參考（對多語文圖書講），因為正文是讀者的最直接目的。在書名頁的文字和正文讀者對象不相符合時，劉先生認為翻譯成符合的文字登錄、著錄“這樣做本身是否合理也還是疑問”。而且“在目前工作條件下是有相當困難的”；我的看法正相反：

首先我認為書名頁文字和正文（讀者對象的民族成分或外語能力）不相稱時，應該翻譯成符合的文字登錄、著錄，並歸入相應的書藏。肯定地講這樣做是合理的，不是“太偏重形式”。應該提到，劉先生對翻譯是否合理的看法也是別人所難以理解的。劉先生在其理論部份談“這樣做本身是否合理也還是疑問”，顯然是不肯定的、懷疑的，而緊接著又說“一經翻譯便失去了這個目的”（用另一種文字作書名頁是為的便利讀者的目的），顯然是採取否定態度的。而劉先生在其具體的處理辦法中對北京圖書館編“館藏俄文期刊目錄”（俄文正文、中文書

名)又說“在登錄和著錄時將書名頁上各事項譯成和書藏相應的文字或對音,這將是比較合理的”,劉先生在這兒對翻譯卻又採取了肯定的態度。一本供漢人用的俄語讀本,如果書名頁用了俄文,應該說書名頁用錯了,對讀者沒有什麼便利的地方,如果圖書館根據書名頁劃分書藏、登錄、著錄,不可能說是從讀者利益出發,更無便利可言:在漢文書中找不到,而在俄文書中卻沒有讀者要用。雖說可用漢文參照款目在目錄中解決,但俄文目錄中却多了一張幾乎完全無用的卡片,同時在取書的過程中却增加了讀者等待的時間直接違背了“從讀者利益出發”的重要原則(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社為中國讀者學習俄文出版了三本姊妹篇的書,其中波布科娃的“俄語教科書”是漢文書名頁,而羅茹柯娃的“俄語語法練習”却是俄文書名頁,讀者經常同時要這兩本書)。多語文圖書在其書名頁上可用這種文字,而在封面、書背、版權頁上又可用另一種文字來表示這本書,因而對要求特定書名的讀者講也不都是用書名頁上的文字而更多的是用其本族語或與正文相適應的外族語來找尋圖書的。如所舉的“俄語語法練習”一書,書名頁是俄文,而封面、書背是漢文,因而讀者都自然而然地會用與正文相適應的漢文“俄語語法練習”的書名來找,而很難想象會用俄文書名頁來找。而對不要求特定圖書的讀者講,這本書制一張漢文卡片比俄文卡片要有用得多。

其次是能否翻譯的問題。這又得分二個問題來談:一是能否翻譯得正確,亦即翻譯學上的“可譯性問題”;一是館員的翻譯能力和水平。可譯性問題在翻譯學的理論上和實踐中已經證明是能譯得正確的。至於館員的翻譯能力和水平,就目前一般情況來講,確實是不高的,尤其是把漢文譯成其他文字或外族語譯成外族語,更感困難。但我們如果對多語文圖書排一排隊,分析一下,就知道題目並不太難。語文學習目的的書除了讀物以外,工具目的

除了目錄、索引以外,書名幾乎是變化不大的。至於共同讀者目的的書,一般講,除掉一些次要事項外,是都有“共同”書名頁的。翻譯的東西不太難。對讀物、目錄、索引等館員無法翻譯的東西,我們還可以請讀者來幫助。對於分類時難以解決的書,我們同樣可以請讀者來幫助。而且按劉先生的辦法並不能避免翻譯。

多語文圖書處理辦法

1. 語文學習目的的圖書

第一條 凡用某一種語言(或某一種文字形式——下均同,不再註)敘述另一種語言的語音、詞彙(從詞彙學角度提出的;不包括字典、辭典)、文法、讀本的書,一律以講述或註譯語言(即擔負工具任務的語言)劃分書藏。以被講述或被註譯語言(即擔負學習目的的語言)給分類號。如:

〔例1〕 東北人大編“俄文教科書”。

〔例2〕 羅茹柯娃編“俄語語法練習”。兩書均採用漢文講述,俄文書名頁雖用俄文,仍劃入漢文書藏。分類號為J 614和J 618。(本文所用分類號皆以“中小型圖書館圖書分類表草案”為準。)

〔例3〕 “開明英文讀本”。無講述文字,但有漢語註譯,劃入漢文書藏;分類號為J 578。

〔例4〕 烈別李啞編:“西班牙故事與傳說”。無講述文字,但有俄語註譯,劃入俄文書藏;分類號為J 558。

a. 用和書藏相適應的文字登入登錄簿。如登錄簿分別文字登錄,則登入相應的登錄簿內。

b. 如果書名頁上沒有和書藏相適應的文字,或者不齊全,則按原書名頁登錄,並用方括弧註出與書藏相適應的譯文。譯文應盡先從書籍本身——封面、書背、版權頁、序跋等處取得。(下均同,不再註) 參見〔表2〕。

〔表 2〕

	例 號	著 者	書 名
漢文登錄	例 1a	東北人大	Учебник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俄文教科書]
	例 2a	Рожкова Г. И. и др. [羅茹柯娃等]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по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俄語語法練習]
	例 3a		開明英文讀本
俄文登錄	例 4a	Ребельон К. и др.	Cuentos y Leyendas Espanoles [Испан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и легенды]

в. 用和書藏相適應的文字進行著錄和組織目錄。

г. 如果書名頁上沒有和書藏相適應的文字，或者不齊全，則譯成相適應的文字著錄（見例 18）。如果標目款的文字相適應，其他款目文字不適應，則其他款目可以不譯（見例 46.）。一般講除標目款外，也可用原文（見例 26.）。翻譯的標目款要在附註款目中將原文註出。見〔例 16.〕、〔例 26.〕。

J618	俄	文教圖書
		東北人大編 書名原題 Учебник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例 16〕

J614	俄	語語法練習
		Рожкова Г. И. и др. сос. 書名原題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по рускому языку.

〔例 26〕

д. 如果除標目款以外的款目系用其他文字（如〔例 26，例 46〕）在組織目錄時遇到標目款相同的卡片，則將這種卡片排列在前面。（見〔例 5〕）

J558	Ребелъон К. и др. сос.
	Cuentos y leyendas españoles.

〔例 46〕

J558	Ребелъон К. и др. сос.
	Учебник испанского языка. Для 8 класса сред. школы. Изд. 2-е, М., Учпедгиз.

J558	Ребелъон К. и др. сос.
	Cuentos y leyendas españoles.

〔例 5〕

е. 對於翻譯的卡片，如認為必要，可作原文參照卡片。原文參照卡片有兩個排列方法：一是排在

與卡片文字相適應的卡片目錄內（如〔例 2〕作俄文參照卡片，排在俄文卡片內）；一是排列在與書藏相適應的卡片目錄內（如〔例 2〕作俄文卡片將卡片排在漢文卡片內）。採用後一種排列方法會遇到無法排入的困難（如俄文卡片要排在漢文卡片內）。可用本條 д. 款的辦法，即我國目前排列日文卡片時處理漢寫卡片和假名卡片以及拉丁卡片時的辦法。將無法排入的卡片排在前面：分類目錄排在有關類號的最前面或最後面；其他目錄排在整個目錄的最前面或者最後面。

ж. 字順公務目錄中，一律以書名頁原用文字著錄和組織目錄。

第二條 對照讀物、會話讀物

對照讀物有兩種情況：有註釋和無註釋。有註釋的對照讀物，其註釋的排印方式又有兩種：一是以字典形式排在全書正文之後，如時代版 1954 年 6 月間出版的一套經典著作俄華對照本；一是排印在有關頁碼下。會話讀物亦可分有註釋和無註釋兩種情況。有註釋的可稱為三欄式，無註釋的可稱為二欄式。見〔表 3〕：二欄式應看作是無註釋的會話讀物。三欄式的第三欄實質是起了註釋作用，因而可看作是有註釋的。會話讀物的排列形式還有幾種，但均可歸納在以上兩種形式內。

а. 無註釋的對照讀物和會話讀物應根據讀者的民族成分和外族語能力來劃分書藏。如兩種語言中有一種是本館讀者的主要民族語言，則按這種語言劃分書藏、登錄、著錄、組織目錄（如在讀者民族成分主要是漢族的館內，〔例 6〕應列入漢文書藏）按另一種語言給分類號（按上述情況，〔例 6〕的分類號為 J 618）。

б. 如兩種語言中無本館讀者的主要民族語，則按讀者中最常用外族語劃分書藏。如果書中有一種文字是館內建立專藏的，或讀者中最常用外族語的話，以另外一種語言給分類號，如“英語印地語會話”，在我國一般圖書館內應列入英文書藏，分類號為 J 49。

в. 如果一書兩種語言都是館內建立專門書藏的，或是讀者最常用外族語，則以正文排列的第一種文字劃分書藏，以第二種文字給分類號。或者兩種語言都不建立專門書藏，則可參照第四條 в 款辦理。

г. 有註釋的對照讀物和會話讀物，以註釋文字

〔表 3〕

例 号	書 名	原 書 正 文 舉 例			型 式
		第 一 欄	第 二 欄	第 三 欄	
〔例 6〕	中俄会話讀本	今天演什么电影	Что идёт сегодня в кино?	無	二欄式
〔例 7〕	俄德会話讀本	Что идет сегодня в кино?	Was wird heute im Kino gespielt?	вас вирт хойтэ им кино гэшпильт	三欄式
〔例 8〕	德俄会話讀本	Ich gratuliere Ihnen?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pasdrawljaju was	三欄式

划分書藏，按被註釋文字給分类号。如〔例 7〕入俄文書藏，分类号为 J 588；〔例 8〕入德文書藏，分类号为 J 618。

д. 如果有註釋的对照讀物和会話讀物遇到这种註釋文字在館內不建立專藏的时候（如〔例 8〕在不建立德文書藏的館），可以本条 a. б. в. 三款处理，即将这本書視作無註釋处理。

е. 本条有关登錄、著錄、組織目錄均參見第一條的办法（以下各条均同，不再註）。關於划分書藏，可參閱〔表 4〕。

ж. 对照讀物和会話讀物如認為必要时，可作另一文字的参照款目。

з. 对照讀物在必要时尚可制作語文类以外的参照款目。如俄華对照本“論列寧”一書，尚可作分类号 A 2 类的参照款目。

2. 工具目的的圖書

第三條 目錄索引

目錄以目錄內刊列圖書的文字划分書藏、登錄、著錄、組織目錄；索引以其索引對象的文字划分書藏、登錄、著錄、組織目錄。

а. 目錄內刊列圖書的文字是一種，則按其刊列圖書文字划分書藏。如我國國際書店編俄文書目，雖然書目上列有兩種文字，但刊列圖書只有一種文字，則以其刊列圖書——俄文書划分書藏，歸入俄文書藏。

б. 目錄內刊列圖書的文字有多種，如其中有本館讀者主要民族語言，則以此種語言為書藏，而對其他語言視需要作参照款目。如：

〔例 9〕南京圖書館編“莎士比亞作品及其參考書簡目”。刊列圖書有中、日、英等文字，在我國一般圖書館內可劃入漢文書藏，而在日、英等文字目

錄內視需要作参照款目。如刊列圖書中無本族語圖書，則以其中比重最大的文字划分書藏。並視需要在有关其他文字卡片目錄內作参照，如：

〔例 10〕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編“國際交換收到期刊公告”。每期刊列期刊的文字約有二十種左右，以其經常佔最重比例的期刊——俄文期刊為標準，劃入俄文書藏。

如果佔最重比例的圖書，館內不建立這種書藏，則以次重為標準。

в. 一般講，單獨成為一本書的索引很少用多語文刊印，劉先生一文內所舉哈佛燕京學社所編各種“引得”，實質如同解放前西書商翻印西書上印有漢文書名一樣，不能算作多語文圖書。如果遇有多語文索引，應參照本条 а. б. 兩款以其索引對象划分書藏。

第四條 字典、辭典

多語文的字典、辭典，其形式是極為多樣的，可歸納成下面四種基本形式：“甲文——乙文”、“甲文——乙文和乙文——甲文”、“甲文——乙文、丙文”、“甲文——乙文附乙文——甲文索引”。而這四種基本形式又可搭配派生出更多花樣。而各種形式和派生的形式又可分有註音和無註音兩類。

多語文字典、辭典的應屬文字種類，在圖書館講，很難從其書籍本身判斷，而且也絕對不能光從其本身來判斷。圖書館如果企圖拋開讀者情況而單純從書籍本身來判斷其應屬文種，是十分有害的。例如魯文同志在其“關於兩種文字的語文書、辭典等書應如何著錄的商榷”一文中（載“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通訊”總第 14 期）將陳昌浩編“俄華辭典”的北京版和莫斯科版分別歸入漢文和俄文書藏（雖然北京版是有小部分修改，但內容、讀者對象仍是和莫斯科版相同）。這種做法我們找不出什麼對讀者有

利或方便的地方！其所以將陈昌浩的兩版辞典划入不同書藏，原因在於仰仗書名頁——書籍本身，而忽視了讀者情况。

划分書藏的目的是使“書羣”和“讀者羣”更好地依据其各个語文特点結合起來，絕對不是只顧圖書館員的方便。書藏是用一种適合於讀者要求的統一标准所結集起來的“書羣”，这种标准是使用这“羣”書的讀者的語言能力；不是別的其他什么样的标准。

多語文的字典、辞典同其他書一样，应从其圖

書本身以及讀者的民族成分和外族語能力來判断。

a.不論是何种形式的字典、辞典，如果其中有一种語言是本館讀者中主要民族語，則以这种語言划分書藏、登錄、著錄、組織目錄，並可根据需要在有关語言的目錄中作参照款目。以另一种語言給分类号；如一辞典有三种或三种以上語言，則以書藏以外較常用文字給分类号，並在和書藏相应的分类目錄內对另一种文字作参照款目。按这一办法，同一字典、辞典在讀者民族成分不同的館內將划入不同書藏，並有不同分类号。見〔表4〕

〔表4〕

例 号	書 名	館內讀者主要民族成分	应划入書藏、登錄、著錄文字	分 类 号	参 照 款 目	
					著 錄 文 字	参照款目卡片的分类号
〔例 11〕	俄漢新辞典	漢 族	漢 文	J 616	俄 文	J 26
〔例 11a〕	"	俄罗斯族	俄 文	J 26	漢 文	J 616
〔例 12〕	華俄辞典	漢 族	漢 文	J 616	俄 文	J 26
〔例 12a〕	"	俄罗斯族	俄 文	J 26	漢 文	J 616
〔例 13〕	漢藏字彙	漢 族	漢 文	J 314	藏 文	J 26
〔例 13a〕	"	藏 族	藏 文	J 26	漢 文	J 314
〔例 14〕	俄英中辞典	漢 族	漢 文	J 616 或 J 576	俄 文 或(及) 英 文	J 26、J 616
〔例 14a〕	"	俄罗斯族	俄 文	J 26 或 J 576	漢 文 或(及) 英 文	J 616、J 576

如某一类号的字典、辞典过多，可根据字典、辞典內的文字排列次序再細分。如在漢文書藏中可將 J 616 細分为 J 616.1——華俄字典、辞典，J 616.2 俄華字典、辞典。

6凡 a. 款以外的字典、辞典，如果一本字典、辞典中有一种語言是館內建立專門書藏的最常用外

族語，則按这种語言划分書藏、登錄、著錄和組織目錄；按另一語言給分类号。如一字典、辞典有三种或三种以上語言，則以書藏以外較常用文字給分类号，並对另一种（或另几种）文字作分类参照款目，見〔表5〕。这些書一般不需作另一文字的参照款目。

〔表5〕

例 号	書 名	建立專藏情况	应划入書藏、登錄、著錄文字	分 类 号	参 照 款 目
〔例 15〕	日俄辞典	建立俄文書藏	俄 文	J 426	不作
〔例 16〕	日俄法辞典	"	"	J 426	俄文分类目錄內作 J 536 参照片

b. 凡 a. 6. 兩款以外的字典、辞典，如果一本字典、辞典中有兩種語言或兩種以上語言是館內建立專門書藏的，或是讀者最常用外族語，則按字典、辞典正文的第二種語言划分書藏、登錄、著錄、組織目錄，而以另一种語言給分类号，並作另一种文字的号照款目。如果一本字典、辞典其中的

文字在館內都不建立專門書藏，可根据其文字形态併入有关書藏，並以近於有关書藏的文字登錄、著錄和組織目錄。如在只建立漢文書藏和英文書藏的館內，对“日俄辞典”可归入漢文書藏，用近於漢文的文字——日文登錄、著錄，並將卡片組織在漢文卡片內。

г. 一种文字是“詞”，另一种文字以“詞条”形式出現的即所謂“不等值”的辞典，一般不應該作为多語文辞典，而应以詞条形式的文字作为單一文字圖書。如中村幸雄編“电子工学新語辞典”，一切“外來語辞典”，即將出版的苏联百科辞典”中譯本，均不作多語文辞典。但在詞条文字不建立專藏的情況下，可不考慮这一点。

3. 共同讀者目的的圖書

第五条 含有語文學習目的的共同讀者的書刊，应尽量划入本族語書藏。如果在本族語書藏內已有同一内容的本族語單行本，則可以不划入本族語書藏。

無法或不划入本族語書藏，則尽量划入讀者最常用外族語書藏內。

共同讀者目的的圖書，均应在有关書藏目錄內作參照款目。

共同讀者目的的圖書的各种卡片上，均应在附註項註明某几种文字的合刊本。

4. 总的原則

处理多語文圖書最重要的一环是划分書藏。划分書藏必需根据正文中多种語文間本身的关系，或者依据正文中多种語文与讀者民族成份和外族語能力之間的关系來分析、判断、划分。

登錄、著錄和組織目錄时，除參照款目卡片外，应一律使用和書藏相適應的文字。登錄、著錄时遇到書名頁上有不適應的文字应翻譯的翻譯，可不譯的不譯。在五条处理办法內着重提到的是划分書藏，有些條款省略了登錄、著錄、組織目錄的字眼，当然仍应按这兒的办法处理。

參照款目的制与不制，將由書籍本身和划入書藏以及書名頁本身和著錄的关系來決定。

在字順公務目錄中，应按書名頁著錄卡片。

圖書工作和資料工作怎样分工和結合

人民日报資料研究部 鄭 重
國內資料組

在目前的机关、学校和新聞單位中，把圖書館和資料組合成一个資料部門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因此，就必然發生圖書工作和資料工作的分工与結合問題。下面根据一个报社的情况，談一点很不成熟的意見，以供参考。

圖書工作和資料工作的共同任务是：搜集和管理圖書資料供全体同志借閱，並提供書刊報紙中的一些情况以配合新聞报道。为了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我們报社的資料組和圖書館採取了下面的一些作法：

一、在搜集書刊和資料方面：圖書館除了有計劃地用購買、交換及其他方法收集中外文新旧書刊供全社借閱以外，还根据需要与可能給編輯部各部組代買一部分工具書和理論書（馬列主义經典著作），有时也根据各部臨時需要購買指定的書刊，無法購買的書刊就採用館際互借等办法來解決問題。在資料組方面，除了經常圈選、剪貼几套報紙供編輯部借用以外，还加剪一套報紙，按工業交通、農林貿易、民族、政法、學術文化、文學藝術分別集中送給有关各部參考。同时也給編輯部代

貼他們自己圈選的專用資料。再就是根据去粗取精和資料一元化的原則，建立各种專題卡片，以解決剪報資料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二、在管理書刊和資料方面：圖書館除了編制三套目錄卡片（分類、書名、著者）以外，还建立了查對用書的專架，把經常查用的工具書、重要參考書（包括馬列主义經典著作）及重要的文學著作各選一冊集中起來，專供夜班核稿使用。另外，还开辟了一个小型的參考閱覽室，陈列常用的期刊和報紙，並選擇了一部分工具書和文藝著作实行開架閱覽，以便於某些同志在这里查找材料或核對稿件。

資料組的剪報共有四套：一套按工農財經、政法、文教、婦女、青年等社會分工來分類；一套按人物（姓氏筆劃）來分類；一套按地區（省、市、自治區）來分類（選材着重地區介紹、風土文物、重要文獻等）；一套是本报資料。本报共剪兩份，一份按問題分類，一份按体裁分類（評論、讀者來信、署名作者等）。有了這樣的分類，才能適應從不同角度提出的要求。資料組的卡片，目前有數字、人物、大事記、政策法令論點、名詞術語、文